

中
庸
疏
略

中庸疏畧序

中庸者靜動一於至善也中者中

於中是也庸者用也所謂形於外是也內不
存養諸善則無以爲形外外物誘之而應感
者皆非其本然噫中庸之功廢此道之所以
衰也中者知也庸者能也合德於乾坤中者
精也庸者一也侔道於帝王中者一也忠也
庸者貫也恕也孔子傳道於曾子中者致知
庸者格物曾子傳道於子思中者未發之大

本庸者已發之達道子思傳道於孟子中者
仁人心庸者義人路孟子傳道於後世言人
人殊因時屢變而揆則一也聖人純此謂之
聖賢人勉此謂之賢百姓日用此而不知君
子之道所由鮮矣庸附中而立名中統庸而
並至有體之中有用之中體之中曰天性於
未感之前見之天下之同也用之中曰慎獨
立未感之前以攝既感之後聖人之學也是
故中者修道之功入德之門又卽終身能之

而不盡者也未發謂之中天下之大本子思
訓註極明無容後人增解故先曰不覩不開
後曰無聲無臭終始爲未發寫照爲大本傳
神學者直從默闇中時常存此敬懼之心而
而養之以爲應物之主則近是道矣中字創
於唐虞襲於三代乃古今人口頭語不俟訓
詁而明而古人就此實下工夫便是學問後
人高視學問另作別解斯成口耳矣堯舜危
微精一危者中之感物而動也微者中之動

而反思也精者中之思而致辨也一者中之
既辨而專主也故曰允執厥中皆用功之名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受此用中之
功夫而已故又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則命性道教之原委居可知矣
自今人推尊中字太高相沿爲成效之名而
從入之路若不可尋皆緣無過不及之義重
而未發之義輕講未發者嫌於已發學慚笑
而蔑次第言致中者只似致和有效驗而無

功夫中庸之道不亦難乎中是無過不及而未發當講和亦是無過不及而已發須別爲修言也大約中庸一書君子修道以教小人此大旨也而其修道之法不外由中而和由大本而達道而已大學平天下之書也中庸性命之書也惟平天下必本於致知故性命之道必臻於位育一爲帝王傳治理而不外於心法一爲學者傳心法而不遺乎治理五經總無異義而二書者尤相爲表裏其有未

明於中庸之說者可玩大學有未明於大學之說者可詳中庸自不患於失所考耳程子云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大學古人爲學次第二語可謂得其要矣噫二書者固先聖賢愛天下後世之至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爲之憂其所患處其所安而告之以其方至於今已既習其書矣而罕信其理莫致其功是以不能享其吉福之實而聖人之道愈不足取信於天下可慨矣夫

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季冬之日後學上
蔡張沐識

中庸

張沐疏畧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者。生物不息者也。降命生人。卽以其生。生不息之理。命之于其心。謂之性。性者。人

中庸疏畧

心之能生生不息者也。順性生出來。自可
通行。謂之道。道者。事之行也。事行原因乎
物感。物有不齊之感。心亦自生。因感善應
之。衡而修道之功起焉。纔修便有可學。修
之乎此。觀法于彼。而道乃不窮于天下。則
謂之教。至于放。則天命率性之道。人人可
學。而至。乃以還。天命之本然矣。天非須臾
停息之物。性非須臾停息之理。故道亦不
可須臾離也。纔離道。便皆是苦。淺陷阱。都
行不去。如之何不修。如之何此修。而彼不
效。行也。若還可離已。亦可以不修。人亦可
以不效。必非道也。是故君子之修。有要焉。
性謂道。修道還從性。修之性於何見。不
觀不聞時。此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從不觀
時。早自戒慎。不聞時。早自恐懼。此便是定。
性。功夫待其有。觀有聞。自不爲物感所蔽。
而率性以行。天命之理。無不得矣。若待既
觀。既聞。而後求修。則此心已誘于外。豈

及爲哉。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功用于隱微，不用于見顯，豈不似空寂無用之學？不知見莫見乎隱，顯莫顯乎微，誠中白形外也。隱微如四時行，見顯如百物生，天只要四時行，不愁百物不生，君子只要不覩不聞，有戒懼，不愁道不見顯，故君子慎其獨也。獨卽不覩不聞，慎卽戒懼，恐懼君子慎獨之功，可卽喜怒哀樂見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早將喜怒哀樂至善之理，慎之于獨者，之察之存之養之，此謂之中。中者，理實于內之義也，以實內者發外，自皆中節，何也？發卽以在中之理發之，自順理而無不當矣。此謂之和，是中也者，存蓄于內，爲大本而非此本，則皆無以自克，和也者，通達天下，非此本，則皆無以自克，和也者，通達于外，爲達道而非此道，則皆不可以行，此可達道也。天下非此道，則皆不可以行，此可知中。和天下之所不可離也。君子修其所

不可離。而天下自觀感效法。豈不謂之教哉。故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盡也。君子忠中。和不克盡耳。果克盡無忝。一人修其道。天下從其教。人人各盡其中。則天平地成。各安其位。萬物遂生。復性而育矣。中以完性。和以完道。位育以完教。至此乃還天耳。

中庸從天說起。須省天字。天者生生不已之物。亦是功夫之名。曰往月來寒往暑來。有一息之停。使非天。故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命於人者。卽以此不已者。命之爲性。性亦功夫之名也。故曰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性不已。則生率率之謂道。道有窮。則生修。修之謂教。皆遙遙相逼而出。天命之性。知而已。性之道。能而已。修道之教。修其知而已。性命是木體。修道是性命流行自然之功。

夫本體順功。夫逆不逆。則順久必壞也。生
安學利。同此功夫。人多用其順而擇其逆。
所以不勝物感。而去禽獸不遠也。此子思
子得性命真傳於孔子。而作其旨。在修以全
其率。放以
廣其道也。

問何以知能分論性道。曰。易曰。乾以易知。
蓋子曰。良知。此生理不息者。故爲性。易曰。
坤以簡能。蓋子曰。良能。此良知而行之。故
爲道。書中皆以明行發輝其義。可見同喜
怒哀樂。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哀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內形
焉。四者無節于內。不愾其獨。斯感于物。而
人化于物矣。此聖人經語。可知矣。慎獨則
其心敬而恐失。自常明不昏。中有主。以勝
物感。是盡性之功。卽修道也。問中。曰。中只
是明。問何云。理實于內。曰。實莫實于見理。
明所發之實事。皆明也。中卽大學誠于中。

三定充實于中也無過不及意不必添入
庸即形于外三字特形之耳于思受家學
有得欲發一中字先從天見性從性見道
從道見修從修方始見出中來可知中爲
最實之理又從中見出和來見出位育來
可知中有最實之事問不觀不聞曰中之
體也知而已矣知可觀問乎人心默然存
一在是非善惡皆明可作睹聞之上平時
常守此定靜安慮心體自見問戒慎恐懼
是居敬亦有窮理否曰靜自生敬敬自窮
理學問思辨要是一片戒懼之心人心靜
則明敬則益明窮理則明無不至故中只
是明而和則篤行之而已問位育曰此爲
有位者言如孔子得位自如唐虞不得位
此理在中未嘗有傷一人有一
人之位有一事有一事之位育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以下多引孔子之言。或子思自說節節文義相承，要皆發揮首節之意。庸用也。發中節曰和。事事用和曰庸。論天命率性之體。世上人都該一般齊。只因性命原是功夫。故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只是中庸。小人只是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時存未發之戒懼。立天下之大本。而自可莫見顯乎此者矣。小人本有中庸而不知。卽是戒懼無忌憚也。忌戒慎之義。憚恐懼之義。無忌憚是不中。而不庸亦不待言也。中和者，端可兩舉。故曰致中和而功無兩用。故曰時中。君子有德有位者，小人卽下文民是也。反中庸，非有大惡，只無慎獨之功耳。君子修道者也。小人從教者也。此

中庸疏

處分君子小人爲兩註以下
專責君子修道以教小人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者大本止而達道行天地位而萬物
育此外更無道理故曰至能修者君子而
小人承其教而已自古已然故鮮能久矣
此亦上小人反中庸言望君子修道以教
之而不可責小人以自
能也下節言鮮能之故。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者庸之迹而中體之者也其用在行其
體在明二而一也道之不行我知其故矣

君子之有明悟而號爲智者好講求而不
考實踐往往至于知之太過而愚民效之
亦好講求往往知之不及君子知而過小
人知而不及要之皆務于明而畧行此道
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我知其故矣君子
之有才力而號爲賢者好言實踐不事講
求往往至于行之太過而民之不肖亦效
之而好言實踐往往行之不及君子行而
過小人行而不及要之皆務于行而畧知
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外明行兩端或
過或不及是衆人終日在明道行道中而
不知明行之味何啻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乎明而不行無以驗其所明之是非不知
明之味行而不明無以考其所行之得失
不知行之味判一爲二無過不及
的中道自無由體驗而知之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君子夫所修。小人夫所從。然則道其終無行之日矣。夫論功夫。明行合一。論世道。則歎其不行而已。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此言君子之修道。以立放于天下萬世者。從古莫如舜也。大知。統明行而一之。行只是明之至。故為大知。問理之深遠。常問者也。察。邇言理之淺近者。習狎易忽。必加察耳。隱惡揚善。即易所云。邇惡揚善。顯天休命是也。此自己力行之事。隱惡。即去惡終始無迹。不使或見。曰隱。隱陰也。言死氣也。揚善。即為善。盡敷宣發。不使或遺也。曰揚。

揚陽也。生氣也。兩端明行也。用中於民言
兩端實一致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何以
見之。用已之明有限。用人之明無窮。好問
而好察。邇言則善。惡無所不明。而智已大
矣。惡明於心。則隱其惡。不使一毫形見。善
明于心。則揚其善。不使一毫有遺。隱惡揚
善。則明體由內及外。徹始徹終。而智又大
矣。問察者。明善惡之理于心。爲未發之中。
隱揚者。施問察之理于事。爲已發之和。由
未發至已發。木未兩頭。故曰兩端。舜唯知
之。明行之至。執其兩端而已。端雖有兩。其
實止一。庸者不過中之用。舜惟用其中。于
民而已。只將未發之大本。用以施于民。爲
達道。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故以大知稱
之。舜不過如斯。豈有他哉。蓋修道之功。立
中庸之則。正見人人可學處。說者多不敢
以功夫加聖人。不知性是功夫。夫盡功
夫。方是能性。其性故曰堯舜性之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皆曰予知。謂我自能知善知惡。何必問察。自能有善無惡。何必隱揚。恃天性薄修。道故驅而入于不善之中。不啻罟獲陷阱。而莫之知避也。此是不擇中庸之人。不明不行者也。人又有見此弊者。亦皆曰予知。於流俗昏亂中。能擇中庸。辨善惡。下未發。真隱揚于已發兩端。可謂得矣。而又不能期月守也。此日月至焉之君子。不能如天命之不已。而性功之有間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之爲人也。便欲爲舜之人。擇乎中庸之兩端而得用中之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善者中也。未發者此中已發亦此中。回于存心窮理之餘。明明一念在中。渾然至善體用總一源也。故曰得一善。拳拳弗失。卽戒慎恐懼下不說聞時中之功也。此顏子善學舜處。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於此可見手握合曰拳。拳拳者用力握合之貌。服著也。膺胸間也。拳拳服膺。則手無所操而用力於心。可想執兩端執字。期月守守字之義。舜顏皆取生安榜樣。皆是功夫。其他可知。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三者非易能。然世多見之。蓋時位之便。資秉之清。血氣之感。皆可勉強于一旦。而不必平日學修之功也。中庸本乎性。性純乎學修。不可以時位而能也。不可以資秉而能也。不可以血氣而能也。能古耐字。人只耐不久。此實怪之之辭。言功夫在人。本能者。反不可能也。均字與辭蹈一例。只尋常了當事業。平爭息奪而已。若王業便是中庸。○問中庸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方可能。曰不然。中庸修道之功。入德之門。不是又從別處做起。方到此。直作效驗看了。義從此精。仁從此熟。人欲之私。從此去耳。不然。精熟又從何得。則道高遠矣。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

子居之。祗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中庸不可能。卻無不可能。只須要強。性命之道。乃順生逆成之理。不用逆力。何以能也。故須強。南方之強。最難柔處。強去柔。北方之強。最難剛處。強去剛。此皆是一段性力。而狗氣質隨流俗。未免流與倚。而非真強矣。若君子之強。和而不流。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率性之道。達于天下。而決不隨物轉移。豈不強哉。此力何等逆。其矯乎。又中立而不倚。已發之和。從未發時。早已立定。以天命之性。操爲大本。而毫不倚借于物。

豈不強哉。此力又何等逆。其矯乎。這箇中和。認理不認物。由已不由人。自不是。隨因運爲轉移的。有道無道。直是不變。其中和此又何等強。何等矯。如此豈有中庸不可能者乎。○南方北方。因氣質成流俗也。而與爾通教。先生長者以此教弟子也。金兵屬革甲屬加力曰強。不順曰矯。問不流曰和。之力也。情如波。欲如濤。感于所好。遂不知惡。感于所惡。遂不知美。如水就下。不返也。人能反水之流。強乎。不強乎。矯乎。不矯乎。問不倚。曰。中之力也。人力乏。則倚物而立。喜怒哀樂。原有至善之理。從未發時。一立亦定。光光突突。再不倚著于物。強乎。不強乎。矯乎。不矯乎。樂記曰。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不倚不流。只是好惡有節於內。不誘于外之義也。

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

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

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慎獨之功，木于未發時，恐發不中節而慎之，慎正慎其發也。若專於隱微而求之，便是割裂已發一過，在未發處另添功夫。這裏直了寂滅根子，其行必然矯揉造作，只是下喜不怒不哀不樂而已，豈不是怪物。索隱則行自怪也，中庸之道有真必有偽，索隱是也，蓋緣未發時原有此端倪，當時人已自誤認者，故斷其後世必有傳述以誤成誤，遺害千秋。正見不可爲處，卽今二氏之學，孔子已逆慮之，君子遵道而行，便是天爲隱怪，而爲中庸之道，本是復性還天功夫，如人得了奔家鄉正路，半途如何住得腳，然世間儘有此志氣不堅決，有始無終學者，故以弗能已勉之。依中庸

中庸疏畧

便是弗能已的功夫。依卽不須與離也。遷世不悔只是訓了個依字。到此性命流行無往非於穆不已之趣矣。非聖人不能也。從上文趕來。明是孔子自任。接大舜之心。傅却又推讓于聖。其辭不容不謙耳。索隱者。強所不當強。半途者。強其始不強其終。遷世不悔。終始如一。盡得強字。乃合天性。便是聖人。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鸞飛

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言君子之道有經有權，道無所不至，曰
費已發也，深不可見，曰隱未發也。君子之
道亦有隱處，非索隱也，其無所不至，有類
非道是費而隱也。論道之正經，夫婦之愚
不肖，亦可與其理，亦可能行其宗，此事
理未至窮，區變故未出，故可共知其能及
其極至。那般正經之道，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有所不能矣。如子以告娶為孝，臣以嚴
事為忠，夫婦之所共知其能及舜遇瞽瞍
湯武遭桀紂，常道不可行矣。雖聖人之知
能亦窮，窮則必變，變然後通，通然後久，道
至此豈不侈然費乎？而其迹似悖，是隱微
有道，而見顯無道。此有憾之道也，不惟聖
人為然，天地之大，其生物不齊，災稔屢見

不得其正人猶有所憾正是天地之道大
處聖人留此憾于已正是聖人之道大處
使聖人必欲無非無刺舜終不娶湯武終
不救民將如何以通其久若只全自己忠
孝儘無破綻可指却只成就一己私意道
小而不大矣故君子之道能大能小語其
大天下莫能載焉天下沒有的理皆做出
不囿于天下之中如何載他其已發之達
道何費也語其小天下莫能破焉終不與
人以可議有憾處皆事理之至精至細確
不可易如何破他其未發之大本何隱也
引詩以形其活潑潑的天之高也任焉飛
耳飛到何處是道何處不是道淵之深也
任魚躍耳躍到何處是道何處不是道豈
不是活潑潑的一團生趣昭著于上下乎
君子之道便是這樣活潑此之所知彼不
必知此之所能彼不必能變動不拘周流
六虛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道者通也路

也。若板板齊齊，千聖一律，便無路可通矣。要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只在與知與能上立起根脚耳。及其至也，天地之大，一任我流行著察，其間端似頭至似尾，缺一不可耳。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至費隱。察乎天地似遠人矣。而實不遠。人究不外乎夫婦之知能而已。知能在此。若舍自己別求乎道以爲之。便不是道。卽如執柯伐柯似不遠矣。然猶執此以求彼。故修道以教之君子。非執我之道以治人。以人治人。改而止。治言善也。改言過也。使人各就自己知能之本善者。修而治之。稍有未善。改而復修之。如是焉止耳。豈遠人而爲之乎。人只要自盡忠恕去君子之道。自不遠。忠者中心之存恕者如心之發。如施諸已而不願自心存之。卽忠。由此勿施于人。卽恕。人誰無此知無此能。若不於此。

自治自攻而求之君子。反不可以爲道也。故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謂君子大約不外古君臣如堯舜禹湯文武皋夔伊周之類。所求乎君子爲子之道。以事吾父。未能也。所求乎君子爲臣之道。以事吾兄。未能也。所求乎君子爲弟之道。以事吾兄。未能也。所求乎君子處朋友之道。先施之。以爲吾友之道。未能也。或疑先施之義曰。古君臣皆下交。先施于賢士而士乃敢與之友。孔子欲上交。先施之。則謂下交。先施之。皆門人也。是往教也。皆有所不可。故亦未能。正見時位不同。難合處。如用君子四道。執爲己道。是伐柯也。彼己自是二物。不相涉也。唯就自己日用言行間。自治自改己耳。日用曰庸。理得于心曰德。日用間。子臣弟友之理。自有我之時位。求得于心。從而行之。子臣弟友之情。有發于言。必求謹之。豈遠我之人而爲之乎。至于變出非常。

庸德庸言有所不足則不敢不自治自改以勉于恒情之外或勉而太過覺有餘復不敢盡自治自改仍求合下言行之常於言之不足有餘視行之得失爲準而治改之則言自爲道於行之不足有餘視言之得失爲準而治改之則行自爲道亦非速人而爲之也如此功夫皆篤實造進自可察乎天地彼君子之於道初有不如此以篤實造進者耳四倫道也德謹忠也言行恕也勉不足裁有餘言顧行行顧言皆治改之法則而道之精義所山出也慥慥篤實造進之意也此章分三段有勿施於人以上言不可遠人爲道在自治自改以盡忠恕道四一段言遠人爲道執柯伐柯之寶庸德一段言忠恕不遠自治自改之寶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

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
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
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上章是切于爲己之學。此言將那道理。隨處認真做。無容等待也。見在曰素。願外。如人見在富貴。便說富貴。不使行正道。不如貧賤。見在貧賤。又說貧賤。不使行正道。不如富貴。見在不行。只是願外。終身無行之道。日行字。便是體忠恕盡倫常。謹言行之道。

任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見在何處。君子便
認真這箇境地，自責自盡，絕沒有顧外之
心，故無入而不自得也。又舉在上在下，以
明自得之實。時而在上位，自責自盡，無所
求于下；又何陵下時而在下位，自責自盡，
無所求于上；又何援上，君子一味正己而
不責人，怨心何自而生，則無怨而常自得
也。止己，則上不怨天，不求人，則下不尤人。
此非一正己遂無可怨之事。一不求人，遂
無可尤之人，但只以不怨不尤為主。正是
學力篤摯處，居易以俟命，言君子正己，足
在平地，跌不倒，處立脚，乃萬無一失之道。
即或有失，亦非君子之自致命也。若小人
求人，是在險隙路上行，萬無一失，正謂
得亦非理之應得，作而已。射者失在正鵠，
若在正鵠上，求箇中的理，如何求得，必是
反求諸其身，志正體直，那還自中，仰有不
中非射者之過也。觀此，居易俟命，乃定中。

也，小人真
行險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

前言行道自巳，此言行道自家。步步踏實，
不得放空，行遠必自邇，邇處不下脚，遠處
如何到登高，必自卑，卑處不下脚，高處如
何登，若能從卑邁步步踏實行去，則登高
行遠亦只是此箇走法，又焉有不至之理。
乎。君子之道與此一般。詩盛稱妻子兄弟
之翕和，贊其能盡道也。孔子讀詩而歎父
母順者，言既能和妻子，翕兄弟，盡道如是。

未有不盡道而順父母者。子思合引來，只爲是箇全家氣象，以明盡道卑遜之意。未出房有妻子，便從妻子上盡道；出房有兄弟，便從兄弟上盡道；堂上有父母，便從父母上盡道。這便是步步踏實的模範。卑遜之行，登也。由此而闕而天下高遠的事，不過只如此盡道，更無別理。世上不是無位。天地育萬物之人，只是無順父母之人。此處放了空，其餘皆斷港絕河矣。此義最重，已在下文大孝達孝張本。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大微

之顯誠之不可扮如此夫

此承上節意。我誠好妻子，使自如鼓琴。我誠翁兄弟，使自和樂。且晚我誠宜室家，便自樂爾妻孥。我誠順父母，使自父母其順。這一段吉祥如影隨形，是一不是二。若各不盡道這些吉祥之氣，使黑闇闇都無有，亦如影隨形滅。這其中是何緣故。正不可以平常忽過。此便是天地自然之理。陰陽感應之符，故賢鬼神之德盛也。這鬼神如何見，如何聞，那體物而不可遺，但有箇物，卽有箇理，以體之，纔有存理的意思。使物無吉祥之氣，既如此，纔有存理的意思。使送使天下之人一舉一動，不敢任意遂私。若冥冥之中，皆有以監我，而鬼神之名，於是無往不立矣。若天地若山川若五祀，若先祖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如在，皆此理使之然也。格至也。神本不是無的，一念起

卽一念便是到了。若待度是猶二之也。度且不可。况可厭射。總是形容物處。下乃結言誠。誠卽未發之中也。天下何是鬼神。只因有一物。必有一理。內裏沒了這理。外面卽壞了這物。微顯一致也。內有內的心。自然發出爲內的事。內有吉的心。自然發出爲吉的事。內裏吉凶轉變。外面吉亦轉變。是自微之顯。乃誠之不可掩。如此大誠中。自形外也。按鬼神天地之功用。也。人心未發處。操已發之機。而天地功用。莫妙于此。陰陽屈伸。莫神于此矣。年此更有鬼神者。皆此理之所形變也。世人好講吉凶禍福。而不務長義。故特舉卜筮。通之下。以明鬼神卽在卑通中。下又舉舜文武周之孝。以明卑通之所感通。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
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
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

大孝與論語木丘道生同。又與孝經孝者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同。孝木丘道。舜
以甲邇。邇盡乎高遠。由微而之顯。誠不可捨。
如是。故曰大孝德者孝也。於孝有得。謂之
德。德爲聖人。言舜即從孝上做成聖人也。
由此升聞。堯乃禪位而爲天子。當有四海

及死又崇祀下祇宗廟字之子孫世受封
上而保之推原根本皆從孝德所生豈非
孝之大乎故患德不大耳誠如舜大德未
有不得祿位名壽者此卑邇自能高遠之
義人道之必然也而卽此是體物不遺鬼
神之道之必然此故何也人之生物因材
而篤栽培傾覆斷乎不爽不觀詩云顯顯
之令德能官民宜人自受祿于天而保之
佑之命爲天子要皆君子能盡性副天之
初命而天因材而申堦之也故大德者必
受命而有祿位名壽世人不務本生道舍
卑邇求高遠矣希古福于鬼神是昧于中
庸之理心勞日拙耳位卽尊祿卽富名卽
聖人壽卽饗保如此看大孝與尚書舜以
孝德登庸相符又與下數故字承接語氣
相符要以明卑邇高遠誠不可掩之義焉
中庸一大闢健保作命是受祿之實中之
說卽因之說人方命人以性時卽命人以

修。君子獨能修德。以副天之命。故天重覆
保安其身。佑助其行。而命爲天子也。在先
爲理之命。在後爲氣數之命。一而已矣。自
鬼神章以上。是言理之命。見盡性功夫。以
下。言氣數之命。見修
道效驗。學者詳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
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
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遠乎大夫三年之喪遠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章三段各自爲義。文王武王周公各有孝道。前後不相連屬。無憂言無虧欠之憂。王季積德累仁于前。文王承之而無虧欠之憂。文王積德累仁於中間。以傳武王而武王有所承。文王亦無虧欠之憂。此文王之孝以承先啓後見其孝也。以言武王之孝能繼繼太王王季文王之功緒。故一著戎衣而天下歸。雖征伐而亦不失天下之顯名。顯名聖人之名。是亦德爲聖人也。由是尊富饗保其受命與舜無異。此武王之

孝也。至于武得天下晚七年而沒，孝德未盡。文武所受之命，幾難永長。周公又起而相成王，制禮樂以追王上祀，此成文武之孝德也。因是又推分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喪祭之禮，無不具備，而孝治乎天下。文武之受命，乃永長矣。此周公之孝也。三聖人者，是皆大德必受命之義也。可見人惟患不孝，孝之中無所不至。此舉文武周公以見，甲邇自能高遠，誠之不挽。有如是也。○饗保，是自已身後事。若說饗視保親，卻是追王上祀作複語矣。卽此可知前章一例。時說多誤。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達大夫。大夫雖降，而喪服猶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

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達卽上章達字言無事不由孝推行與下
孝之至也相應夫孝者三句言善類志善

述事方算得達孝。繼述便是達處。事未發而先注諸隱微者爲志。志已發而著于見顯者爲事。先王之志事無窮。武周念先人之志。念念向好處存。爲善繼。念先人之事。事事向好處作。爲善述。春秋感時念祖。修祖廟以爲之居。陳宗器以爲之用。設裳衣以爲之服。薦時食以爲之食。是皆前人之志事所在。無敢忽畧。而制爲此祭祀之禮。又卽從此處體念志事。制爲宗廟之禮焉。序爵序事。族類燕毛之禮。爲先王而在今日。未有不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達。序齒以盡綱常之至善者。五箇所以正是繼述處。又不但廟中而已。推而尊爲天子。便念先王而在此位。必不徒然尊富。而有克稱其位者。我今日所踐。卽其位也。有不敢忽畧者。祖宗而踐此位。必以禮治天下。禮以和行。又不能不樂。我今日之所行。所奏。卽其禮樂也。皆有不取忽畧者。禮樂主於

敬愛。凡所當敬。無不敬焉。是亦敬先王之
所尊而已。凡所當愛。無不愛焉。則亦愛先
王之所親而已。如此。是無一志一事。不體
先王而推行之。真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
存。乃孝之流通貫注。無所不至也。非達孝
而何。敬所尊。不止一事。大者如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愛所親。不止一事。大者如
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美。愛敬之源。格于幽深。則擴而
充之。事事有禮。治國豈不猶視諸掌乎。此
又無非孝之所達矣。孔子燕居曰。禮者何
也。卽事之治也。明乎郊社禘嘗。只是明乎
禮。所以能致治也。但天祖禮之本耳。明之自
無不明。中庸言孝三章。甚重。乃修道之大
本。而致之所生也。孝者性也。以上言道。以
下言教。有心者議之。○宗器。祖宗所常用
之物器。如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宗廟
之火。左爲昭。右爲穆。而其子孫亦以爲座。

有事於太廟則同姓皆昭穆昭穆成在。各處
其死者之昭穆以視不失其倫焉。尚公
大夫也。事如祝史及各有司之事也。旅眾
也。旅醜之禮同姓異姓之子弟各舉。胙于
其長而衆相酬酢也。蓋宗廟之中以有事
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中其禮敬也。
燕毛祭畢而燕則以七變之色別長幼爲
其次也。尚年數也。言上帝不言后上帝統
地也。禘嘗據祭統。夏祭曰禘。秋祭曰嘗。禘
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故莫重於禘嘗。其
王陽魯重祭外祭則郊禮內祭則大嘗。
是也。謂爲五年之大禘者非也。禮必有其
對舉之

互文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

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人兼君臣

故爲政在人。取

人以身。

所取之人。屬臣。身屬君。將君臣錯開。側重君邊。

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

觀此。可省首章修道。是從外修之。

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

義從仁生。禮又從仁義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

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人道。卽率性之道。天道。卽天命。

之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以上疏修身取人舉政之實

凡爲天下國家行九經曰修

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

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

明強卽明誠。仍是知人。

此承前治國發論歸落豫字。合中庸本發

之旨。大約可分五段。自首至禮所生也。以

明人存政舉大意。自此至知斯三者節。以

明修身取人舉政之實功。在知行一端。而

歸重一字。自凡爲天下國家至一也。又條

九經之實政。仍歸重一字。自凡事豫則立

至擇善發明一之功。在豫。自

博學至末。勉哀公學聖人。

舉政取人。起至修道以仁句。爲重道卽已

發之和。天下之達道。仁卽未發之中。天下

之大本。此孔子與哀公言治道不外中庸

的意思。何以謂之仁。仁者人之所以爲人

蓋言心也。於何見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是仁之大本。故仁莫大於親親。此親

說父母能親其親。便是從仁發出。來的人

道。人道克修。便是君之人在也。由仁心發

見政事者為義。義者事之宜也。政事雖多，得賢人理之，自事無不宜。故義莫大於尊賢。能尊賢以制義，便是能取人。并臣之人存也。親親唯為仁之大，故由父子而推族屬，以及仁民愛物，皆親親之所降而殺也。尊賢唯為義之大，由大賢而小賢，推能讓善，以至野無留良，皆尊賢之所等而及也。由此事事有殺等親疎貴賤，便是知禮三百，曲禮三千，皆由仁義生也。見禮知政尚有不舉之政乎。此修身取人舉政之大義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取人舉政，認由修身。身可不修乎。誠念切於修身，思之思之以道以仁，皆以親為本始。故不可以不事親孝，弟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也。誠念切於事親，思之思之，非知人不可也。人之所不明性道之理，則近禽獸而非人。人之

所以爲人。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誠念切於知人。思之思之。非知天不可也。天之所以爲天。有道行。天則健行不息之物也。即下天道。不明健行不息之天。則亦不明於穆不已之命。必至退怯不前。人道無終。故天之所以爲天。又不可不窮而知之也。此節是知一邊功夫。故數思字。與二知字。相呼應。皆逆推其理而盡研窮之功。不至於天終有弊。

天下之達道五。由此五道而行。乃通。否則不通。故曰達道。然非外白達也。所以行之者。非知之明者。無所行。非仁之不忍於中者。難強行。非勇之不撓者。不終行。三者天下之所同得。同得而行。亦無往不通。故曰達德。然三又非無故而自行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極費訓註。看來五者道也。三者性也。一者天也。即乾之一畫。健行之

物不已之體。人得之爲心。亦強健不已之物。但此心不操則感物而放心即亡矣。必操之則存。存則一。一則不二而不息也。無以名之。卽名之曰一。純乎操存滿養之功。夫也。此心一則明。不一則昏。一則仁。不一則忍。一則勇。不一則怯。故必由一而三。由三而五。猶之由天命而率性。由率性而修道也。古人謂心之專致爲一。曰惟精惟一。曰協於克一。曰威有一德。皆此心至一不二之主宰。不已之功夫。空虛無物。而有實用。孔子一貫之一。亦可想見。程子曰。滿養此一。又曰。主一無適。不之東。不之西。如此只是中。皆最淺明語。後儒反認五道爲甲。適一爲高遠。舍心而求身。飾外而遺內。顛倒本末之序。所以天下無實學。少真儒。亦大背於孔子矣。此段是行一。是功夫。前言不可不知人。不可不知天。明是知的功夫。所以行之三。所以行之一。明是行的。

功夫。故此承言人之生質不同。或有生來自會用知人知天功夫。或有困窮之極。不得已而後用知人知天功夫。及其知之。同此天人更何有生學困之別。或心安意肯自行德行。道或見爲有利於己。而後行德行。道或迫於不自由。勉強而後行德行。道及其成功。同此道德。又何有安利勉之異。此兩箇一字。雖只是數目字。其實亦有講知之一。就未發大本看。所謂其靜也專。成功之一。就已發達道看。所謂其動也直。

此仍承前由一而三。而五之意。以明其實一則白有不容不好學者。則天人之理。自日明一日。斯近知矣。一則自有不容不力行者。則道德之行。自日篤一日。斯近仁矣。一則自有不容不知恥者。恥則明行之功。白日強一日。斯近勇矣。此便是由一而三。

由三而
五之實

知斯三者近知近仁近勇則道盡而身修
結前修身以此治人使人皆自修爲知仁
勇之人即皆賢人矣然後取而用之結前
取人由是使賢人治天下國家皆在好學
力行知恥之中自
無不治結前舉政

又詳言天下國家之實政其經常不易之
道有九修身第一經以修身者治人則有
人可取故尊賢次之修身必事親事親必
睦族故親親爲三尊賢而官之故敬大臣
體羣臣又次之有大小臣以舉政故子庶
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又次之此九經
之目

賢通天人備道德者我尊之常用講明則
自下惑於他說敬大臣則總庶官理衆職

人主得以靜治不眩亂於末務賢就理說
大臣就事說體羣臣謂使臣以禮報禮往
往重於報恩

此九經之效

齊明心之敬盛服容之敬非禮不動事之
敬前言修身以道以仁此則主一敬字以
該之尤爲真摯

此九經之事

所以行之者一一同前雖九經之繁那一
件不從此心專一處發生出來故亦曰一
也

豫字承前所以行之者一來一字純是功
夫此功夫在豫非旦夕所可期也凡事皆
必豫先備辦臨事方能成立不豫亦未有
律成不廢者即如發一辭令必先定就言
的主意言時自不踰躐即如作一事務必
先將人官物材備辦臨事方不困窘即如
正一身行必先將一好趨向審定行時方

免疾病。君子之修道，亦是這箇前定的理。路臨時自不窮迫。子思說未發大本道理。至前定二字，真平常無奇異也。以言事行。起道字，道命於天，率於性，似無容人豫爲之修，而必豫修之者，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先乎天，而天弗能違我，然後可後乎天。而奉天時也。一與豫之說，盡道之妙矣。下詳豫之實，此處書理學者所宜細細體認之。

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有道數道字，一氣趕至明善爲道之實，豫之根底也。誠身，誠者自成也。將天命率性之道，實實有之於身。反諸身而求之，無一毫虧欠，無一毫假僞。則身乃成。故曰誠身，明善者此心一點明覺，不昧處，常常止於善，定於善，靜於善，安於善，慮於善。此處功夫最多，卽大學致知次第。如此自漸見得天命人性最善處，極其明白切實，則可謂明善矣。本源既見，得

真然後由內形外。反身自無不誠之道。內而親自順我之道。外而友自信我之道。漸

可獲上而治民矣。此

爲道前定則不窮也。

明而後誠。是明爲誠之前定。明在心。誠在

身。皆屬未發。天下之大本。但明爲一之功。

夫誠爲一之成就。故下文

只承誠言之。不言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言誠之理。是天將他的實

理命之人。卽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誠之

者。人之道也。言誠之之功。是人所自盡。將

天所與我之理修之使完。卽修道之謂教。

是也。天不能離人以爲理。人不能離天以

爲功。合而言之道也。誠者之爲天道如何。

誠者。人有不待勉而自中之良能。不待思

而自得之良知。此率性之道。不由人者。豈

非天之道乎。從容而中。此不勉思之天道。

者。却是聖人也。非天之所以能爲也。從順也。

容安詳也。聖人生而順從安詳乎天與我
之理。不教交物而引蔽之。自中天道之節
矣。若聖人不自聖。不從順。不安詳。恃天理
之自中。卽無天理矣。天道不落空。賦在人
身上。人不能誠之。而聖人誠之。是聖人卽
誠之者矣。聖人所以誠之之功。果何如以
誠之乎。擇善而固執。卽固執也。擇善卽擇此
不勉思之天道。固執卽固執此不勉思之
天道。如感一物。卽從順安詳。審擇箇善與
不善。旣擇出善來。遂又從順安詳。以固執
不變。說箇天道。便是純淨至善。不雜物感
的。若離天道。而別有擇執。皆不善矣。人憚
於擇。而聖人擇之。人不能固執。而聖人固
執之。所以聖也。近儒謂從容中道。聖人不
擇自善。不執自固。而於擇執功夫。添入其
次。誤矣。不知聖人無異於烝民。而修道之
功。獨純者也。觀前文言舜好問好察。隱惡
揚善。非擇善乎。執兩用中。非固執乎。顏子

擇中庸得一善非擇善乎。牽牽服膺而弗失。非因執乎。皆聖人也。擇有功。執有力。先

擇後執。又有序。是聖人可學而至也。

也。於是下文卽勉哀公學聖人。

後人欲學聖人。天道無庸學。聖人之人

道。擇善固執而已。學問思辨皆非馳騁於

外的功夫。凡方策所載詩書禮樂之文。皆

聖人擇執之方。求誠之功夫也。博以學之

學。此誠審以問之。問此誠慎以思之。思此

誠。明以辨之。辨此誠篤以行之。行此誠。總

都要歸究到不思勉之。天道上方至善也。

亦非學問思辨之功夫完時。然後行學。卽學

明學行也。方謂之學。明有疑。行有阻。則問

之。強爲明行。而無自得。則思之。明行有自

得。則又辨之。於人以求衆是。此雖兼明行

要。是知一邊功夫。但明辨之前。強行非真

行。明辨之後。乃可固執也。凡此有所未學

篤字善旣擇

乃可固執也。凡此有所未學

已

必學之有所未問。必問之有所未思。必思之有所未辨。必辨之有所未行。必行之。又屬博審慎明之實。弗能弗措。已百已千。卽時習不厭之功。卽不已之天命。無息之至誠。人而果能此誠之道。雖愚者亦無不明之理。雖柔者亦無不強之理。聖人何不可以學而至乎。學問思辨智也。篤行仁也。弗能弗措。勇也。知仁勇聖人矣。此章文義繁瑣錯綜。學者細詳之。恰是首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釋文而旨歸於豫一之功。卽慎獨也。卽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下三節子思從孔子誠明之論。分解明白。總以綱首節未明之義耳。誠爲天道之

自然明爲人道之工夫。自誠明言始。初必
從天道生。出人道。豈非天命之性乎。故謂
之性也。自明誠。後來盡人道。復還天道之
本然。豈非修道之教乎。故謂之教也。人從
赤子時。順此不勉思的良知良能。誠將去
身愈體驗。心越明白。人人都有個自誠明
謂之性。性者。心生之名。昏昏皆從心中生
出。不由學。放而得者也。到後來。擇善固執
不輟其功。將天與人無窮之理。心日求明
身日益誠。人人都有個自明誠。謂之教。故
者效學之名。人事可以還天。則夫婦可以
與能。彼此師法。遠邇傳授。道不僅在一人
而可以廣之。家國天下者也。誠則明矣。原
其始。天不離人。以爲道。明則誠矣。要其終
人不離天。以爲道。本體原是功夫。功夫正
是本體。此就人人身上見。有此體段。而性
道教之說。明矣。下文方分屬二等。人以見
道無異。而功用亦同。位育之說。亦明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聖人擇善固執，大人並盡，則誠乃至矣。此正是聖人不可及處，故爲天下至誠言。天下一人而已，能盡其性，天與人以心，生之理本無窮，至誠盡力，令他發生出來，如用誠一之功，以生三德，生五道，生九經，可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矣。但因己性而後明人性，與己同而教化興，又因人性而知物性，使鳥獸草木咸若，其性總一理，信推由性生教，至於教入地，能化育人物，而不能爲人物盡性，至誠爲盡之，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於是。有天地。不可無至誠。與天
地並立。而爲三。則教卽位育之說。又明矣。
此從性生教。教生發參誠。
明明誠。真天下。一人而已。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上古如堯舜詩書禮樂未興。本天性創爲
教化。天下文明。自此以後。皆其次之聖人
也。前聖既創。有修道之方。明善之路。雖欲
不學不能也。於是其次者。無不盡其曲折
而學之。曲卽學問思辨篤行。弗能弗措之
曲折也。皆所以求誠之方法也。故曲能有
誠。是由明而誠者也。既誠諸身。則威儀日
彰。而形於外。旣形。則以己之治。治人之不
治。而禮樂政刑。不容不設。則著也。旣著。則
人人皆可曉而論之。則明也。旣明。則心必

動。心動則行必變。變久則民口遷善而忘其白。則化也。至於化。便是盡人性物性。參贊事業。唯天下至誠爲能之。依然性道教並至誠明明誠。無有異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

前以至誠結其次。便將至誠其次成功一處說明。則天人二道已無分矣。故此後只以至誠統言之。不必更存誠明之迹也。前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說。人皆以平常之理忽之。不知世俗之所忽。卽至誠之所謂神。故又及此。前知者前定故前知也。至

誠之道豫一之道也。豫先作誠一之功。知其必立不豫。知其必廢。此萬不一與之理也。國家將興必有祚祥。以先兆之。誠祥即誠一之人。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以早啓之。妖孽即不誠一之人。凡見乎著龜有與人兆動乎四體有祚祥妖孽之不同。皆禍福之徵。將來必至。而特未至。總以善不善決之。心豫存於善。內必以善終。心豫存於不善者。必以不善終。此如種嘉穀自結實。爲嘉穀不至終成嘉稗。種莠者自結實。爲莠稗不至終成嘉穀也。故至誠如神。後世不明至誠之道。不知豫一之理。雖聰明偶中。皆屬虛僞。而終不然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

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中庸自誠身有道說起誠字道字以及上節至誠之道誠道二字未有明訓故此爲釋之何謂誠自己完成自己便是誠而誠之道又是自己道路要自己走的便叫做道推之天下之物何物不有個自己何物不該完成其爲物是誠者又物之終始纒沒了這個誠便不成這個物是不誠無物已是誠物亦是誠是故君子參破人已一理惟誠之爲貴而已何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誠早無餘事且成已本乎愛己惻隱自動天下之至仁在是成物則因己知人取辟在遠而物不能蔽天下之至知在是仁知之德若天合之性之自得於心非由外豫成仁知之道內

知合一之道。率性自及。物故君子有。此道
德。因時而措。時窮則盡。已性以和。妻子。翁
兄弟。順父母。時達則盡。人性物性。以贊化
育。參天地。無不宜也。一箇誠字。一了百當。
更不煩瑣。此所以誠之爲貴也。試詳其通
章。字字句句。總而訓明。一箇誠字。首二句
立成。已張本。次三句立成。物張本。故君子
句。又從誠領下。雙項成。已成物。下面一一
照映完結。數物字。皆指人
說。幽盡物性。亦該之耳。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
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
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
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

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故至誠無息一句。直領上數章。豫一二義。

誠者。天道也。大道運行不息。故誠道亦無

息也。一時不誠。已不成已。物不成。物道誠

道如何。可以須臾離。故誠之至。只是箇無

息而已。卽時中之功也。功不息。則誠自久。

久。則微駘於事業亦久。故悠遠。悠遠則積

德累仁者。自廣博而深厚。博厚則功烈崇

偉。高不可及。文章明備。光不可掩。所以載

所以覆。所以成。言天地之覆載成。不過存

其體。必得至誠。乃真實載之。覆之成之矣。

此言贊化育也。故卽承言配地。配天無疆。

配者。有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不可無至

誠之博厚高明悠久。與之配對。此有所缺。

則彼有所病。此言與天地參也。不見不動。

無爲。是未發。章變成。是已發。未發處不息。則已發處自神。非但盛稱其功。正以言至誠配天地之實。在不息也。此下特舉天地以明三句之義。天地之道。盡於不測之一言。不測者一也。一則生物自不測。凡物或則有間。卽有息矣。天地之爲道。在不見不動。無爲處。流行何由而或之。爲物不或。息尚可得言乎。此是子思善說。至誠處。四時行於不見。不動無爲之中。而百物自日章日變。口成。生生而不可窮測。這不測一言。真道盡。天地底裏。地之道。博也。厚也。何從而或之。使不博不厚。天之道。高也。明也。何從而或之。使不高不明。天地之道。悠也。久也。何從而或之。使不悠不久。此爲物不或之可見者。今夫天。卽此目前昭昭之多。便是天。看他有何生物處。及其無窮。自會察日月星辰。而覆萬物。不測如是。今夫地。卽撮之上。便是地。看他有何生物處。及其

廣厚自會載華嶽河海以及萬物其不測如此卽就地中山水二物言之卷石便是山勺水便是水有他有何生物處及其廣大亦自會生那些物其不測如此此生物不測之可見者言此正見至誠不息之理亦無多只是箇一不見有其功烈在其中而功烈亦甚不測也下引詩又明不息之源本在天命率性詩言天之所命賦於人者無他於穆不已之功而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只是箇健行不已故命賦於人者亦無他也詩言微而不顯者文王之德亦無他純而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亦只是箇純純之爲言亦不已之說也天是不已之物命是不已之物觀文王性亦是不已之物可見至誠之無息命也性也全是功夫夫與天之不已無成也中庸將許多功夫說明至此仍歸落天命性三字純是功夫學者正不須妄自生解自學者不識天

故不識命。不識命。故不識性。不識性。故不識一之說。一部中庸盡鶻突矣。

三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前半部書皆古聖人之道至此嘆其大聖人
人就前舜文武周公推言之洋洋大貌發
生育養也峻大極至也言聖人生養萬物
之道極其懇惻周徧與天之生物同其大
也優優大貌三百三千言禮制之大備也
生物爲心者帝之道也禮儀明備者王之
道也待其人而後行待後人也已暗屬仲
尼後來必是聖人方能行聖人之道苟非
至德之人焉能凝成至道君子謂孔子德
性猶言性之德尊敬畏捧持之意即戒慎
恐懼屬存心功夫問學即學問思辨屬窮
理功夫二者要皆明之功也廣者業不隘
大者功不卑精者事事得其當微者物物
獲其理致廣大以擴充德性之用盡精微
以力行問學之實者行之功也德性尊
問學道則存諸心者極其見理之明便是
未發之中廣大致精微盡則達於天下者
極其成功之高便是已發之和是極高明

而道不外於中庸也。溫故知新，承中庸說。君子之功，既至中庸，則中庸是我舊的物了。其功即宜無息。時時溫習而義理日生。知新無窮焉。此即前章無息實下手處也。却於此章明之。敦厚崇禮，又承溫故知新說。言君子中庸之功不息，則發有峻極之仁厚。自無不敦而三百三千之禮制自無不崇。而聖人之道，於是乎凝於君子矣。溫故知新，至德之功。敦厚崇禮，凝道之效。是故以此厚且禮者居上，自不驕於此。厚且禮者居下，自不信亂。罔有道，以此厚且禮者宣之為言，則足以興起其身。發育峻極三百三千。實見諸世也。罔無道，以厚且禮者斂之為默，則足以容安其身。厚以待物，物必親。禮以下人，人必不侮。詩云：明哲保身，其此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不保。安其身之謂與。不驕不倍，是與是容。皆所以保安其身之道。此反猶易言利川安身。

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爲下不倍無道足容之事。愚賤生今。是指三般爲下的人。愚好自用。是有位而爲

人子孫變亂祖法者。賤好自專。是爲臣而
 擅專國政者。生今反古。是士庶執古道以
 亂時政者。如此者。無保身之道。安能免災
 禍之及。禮者。綱紀之節文。度者。用物之品
 則文者。文字之音義。除是以聖人爲天子。
 方可議之。制之。考之。用亦由他自已。專亦
 由他自已。反古亦由他自已。其以下之人
 卽不得僭之。卽如今天下。車之制度同軌。
 書之音義同文。行之綱紀同倫。尚是周先
 王所定。一道同風。其誰敢變亂者。故周之
 子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曾是愚者。而可自用乎。如孔子。雖有其德。
 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曾是賤者。而
 可自專乎。無徵有存。皆古道。雖嘗說之。學
 之。不可從也。若定所從。唯在周禮。蓋今天
 下之所同用。孔子不得獨倍而不從。會是
 生今而可反古乎。此是聖人敦厚崇禮大
 作用。若無仁厚之心。而不以禮自處。則不

美然也。○朱子謂非

天子一段子思語是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道之則

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量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居上不驕，有遺足與之事。禮度文三者，爲下自宜不倍。若居上而驕，失制作之道，亦不足爲天下所重。故王天下有三重，其在寡過矣乎？非徒以制作爲天下重，實以寡過爲天下重也。寡過正不驕之實，上焉者時王以前，雖寡過而無其時下焉者，聖人在下，雖寡過而無其位，故民皆不信從而不爲天下之所重。所信從者，唯當時有位之君子，則君子何得稍口驕於而不寡其過乎？故君子三重之道，必本諸身者，實能無過而後徵諸民，而信從之以爲天重也。其寡過者何如？凡三重之道，必考三

王與已然之理不謬必建天地與自然之
理不悖又必質鬼神與吉凶之理不惑又
必俟百世聖人與異世同揆之理不惑是
難憑者莫如鬼神而不過天命之理知大
之命則吉凶在是矣最難明者百世而不
過此率性之道知人之道則異世同揆矣
動以一身舉動威儀言也行以制事行政
言也言謂言語號令也君子知天知人則
動言行自皆至善而無過其徵諸民者方
且世世爲天下重而道之法之則之矣况
一時乎故遠在方服之外者禮度文之所
不及而亦必聞風想望近爲諸侯卿大夫
士庶者服習禮度文雖久不厭其爲天下
重而民信從之也如此射厭也庶幾二句
言庶幾於早夜敬勤以永保此無惡無射
之美譽觀詩之言君子未有不先自敬勤
如此而早有譽於天下者其必知天知人
以自寡過而後有望不厭以爲天下重可

知矣。知天知人，二義非泛人知天，卽天命之性，知人卽率性之道。此古人文字有原委處。以上二章皆暗屬孔子。孔子不得位，不倍足容如此，使其得位，乘時不驕足興。又如此皆至德凝道處。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前大哉聖人之道，便將堯舜文武一統說了。尊德性道問學之君子及愚賤下天下。

便已暗風孔子故此以至於道歸仲尼致
發育峻極之厚便是祖述處崇三百三千
之禮便是憲章處帝者以醇厚降其體王
者以明備大其用仲尼則統之矣上天下
之不足驕足與便是上律天時處愚賤之不
倍足容便是下襲水土處天時居上運行
有度如法律之不收駟逞水土在下上舍
我水滋潤二者包襲大時在中順天而不
悖在天者即居上之道在地者即爲下之
道仲尼則又統之矣此言仲尼之幾至道
也下又卽至道以贊至德持言載之有力
情言覆之不漏與天地合其德也春夏主
生秋冬主殺相差異而行曰錯與四時合
其序也日明於晝月明於夜相代不已與
日月合其明也並育不害卽持載覆情之
實並行不悖卽錯行代明之實以言其小
德之外見者如川流之條分不怠以言其
大德之內存者如化育之敦厚不窮此天

地之所以爲大而仲尼之德配之其大爲何如乎祖述者祖而述之以爲根宗而傳行之也憲章者憲而章之以爲法度而著諸身也法之嚴曰律四時之氣有十二律以限之不可變故孔子亦律之以爲居上之道而不驕也衣之掩身曰裳今人但見水土耳而所以爲水上之理者天也水土之形特襲其外故春夏之水上則生長秋冬之水土則收藏天在內也水上木有榮之理故孔子亦襲之以爲爲下之道而不倍也並育不害如智愚賢否無不並包遠邇尊卑無不得所這便是孔子持載履轉處並行不悖如智仁兼施恩威並用便是錯行處時而川其明非智時而晦其明非愚便是代明處川流者流其所化庸也教化者敦其所流中也子思作中庸原爲闡明仲尼之道至北方明焉之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
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明小德川流之義。故別爲至聖以贊仲
尼之功用。所謂庸也。理聞而悟曰聰。理見

而通曰明理研於思曰審理達於事曰知此天性之明覺包含衆理下四德皆其所發者故足以有臨寬與狹對祿與急對溫與厲對柔與剛對此仁也故足以有容發不留滯強不順便剛不怯懦毅不問欲此義也故足以有執齊心齊一莊貌恭敬中心不倚正事不偏此禮也故足以有敬文章可觀理條理不紊密細微不忽察疑似必辨此知也故足以有別溥博周徧廣潤之意淵泉靜深有本之意時出發不窮之意言前五者之德充足發見也見者五德之形於身言者五德之發於言行者五德之及於物前言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言仲尼配天也觀其功用如此故曰配天

容執敬別小德也不能外聰明審知之大德庸本乎中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言大德敦化之義。故別爲至誠。以贊仲
尼之德體。所謂中也。至誠。卽至聖之存主
者言之。大經者。道之綱。如天下之達道五
是也。大本者。性之德。天下之大經所由出
也。化育者。天之命。又天下之大本所由生
也。經綸所以修其道。而道則歸其本於性
也。立本所以盡其性。而性則原其命於天。至
於天。無象可指。無迹可着。夫焉有所倚。空
虛無物。以不貳爲物。一誠而已。唯無倚。以
言其經綸。肫肫乎其仁。而他無一念也。以
言其立本。淵淵乎其淵。而性量不窮也。以
言其知化育。浩浩乎其天。而發育不測也。

此是達天之學。唯達天德者能知。古所謂在帝左。在帝右。與之陟降。受天之明命者。皆謂此也。達者通也。苟不用明誠之功。自固其聰明聖知。而無一毫放佚。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即是此意。天德即大德。敦化。而由經綸。溯入之中。必於庸見也。化者消。育者息。化者虛。育者盈。消息盈虛。此陰陽生生不窮之機也。在天地爲春夏秋冬之令。賦於人爲仁禮義智之性。聖人洞曉人性。原本天理。幽獨中。神明感戒。與天無二。乃所謂知化育也。聖即養達天德。猶知化育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淡者味之薄簡者色之少溫者

氣之緩風謂教化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夔假

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篤恭者恭在於不觀聞而恭愈厚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前三節贊仲尼之道配天達天。孔子道理只似高深。故終以入德功夫結之。在於圓修而無他謬奇也。則人人可以持而循之矣。引衣錦之詩。言君子之道不在外面。表暴從不覩不聞。閤處積累功夫。既誠於中。自章於外。非若小人之道。臨事方起善念。雖的的實實。着力為善。外有可觀。而日必銷。不為我有矣。此先難後獲。不欲速助。長故淡。然常覺無味。而久自不厭。簡器常覺無文。而久自可觀。溫緩常覺不濟。於事而事無不就。理此閤修之所以可貴也。於行遠之。必由於近。風教之。必有所自。而隱

敬者斷未有不日章而顯者也學者能知
得此理只在闡然處修可與人德矣德字
承上天德引潛伏之詩言闇修莫切於內
省不疚無惡於志疾病也志心之所期也
不覩聞時內自省察不致有疾病凡志之
所期無有一毫可惡之處此唯自知非人
所能見君子之不可及者正在人不見處
用功若待人見而後圖之則即小人之的
然矣引爾室之詩言君子不待勸而後敬
未動而已敬之於早矣誰得見之不待言
而後信未言而已信之於早矣誰得見之
真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也此二詩說闇然乃修道之實功也下二
詩說日章乃敬之效也奏假之詩奏進假
至也言進至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
說而人自化之不起爭競之心可知臨民
自有不待賞怒而觀感自化者則在乎戒
懼以修其道而已不顯之詩言我有闇修

之德百辟觀刑亦莫不修德百辟刑天子
天下刑百辟天下有不平乎可見修道之
教誠莫神於慎獨也至此戒慎恐懼之學
力功效已言之畢矣而其旨要在不規不
聞故復引詩咏嘆以結之予懷之詩見聲
色之化民末也非本也而本在不規不聞
德輔之詩見不規不聞時無可比倫即是
無聲無臭之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學者
欲以見性於此際乃見得真欲以合天於
此際乃合得着此便是真性真命處於此
時戒慎恐懼便是盡性至命真功夫入門
到頭更無兩德即到篤恭天下平亦只精
熟之異耳德越盛者真越篤此無他熟之
故也偏是生安勤敏偏是學困安閒若使
堯舜文孔一日謂隱微之地不必兢業踐
焉之央天而垂其翼恐亦從天上墜下矣
此子思子中庸指訣也未結正見易
簡學者若謂又言神化則未之詳耳